

## 開放文學 – 諷刺警世 – 鏡花緣 第二十回 丹桂巖山雞舞鏡 碧梧嶺孔雀開屏

話說那些婦人俱以絲綿纏身，棲在林內，也有吃桑葉的，也有口中吐絲的。唐敖道：「請教九公：這些婦人，是何種類？」多九公道：「此處近於北海，名叫『嘔絲之野』。古人言這婦人都是蠶類。此地既無城郭，這些婦人都以桑林為居，以桑為食，又能吐絲，倒像『鮫人泣珠』光景。據老夫愚見：就做鮫人之意，把他叫作『蠶人』。鮫人泣珠，蠶人吐絲，其義倒也相合。」林之洋道：「這些女子都生的嬌嬌滴滴，俺們帶幾個回去作妾，又會吐絲，又能生子，豈不好麼？」多九公道：「你把他作妾，倘他性子發作，吐出絲來，把你身子纏住，你擺脫不開，還把性命送了哩！你去問問，那些男子，那個不是死在他們手裡！」這日到了歧踵國。有幾個國人在海邊取魚。一個個身長八尺，身寬也是八尺，竟是一個方人。赤髮蓬頭，兩隻大腳，有一尺厚、二尺長，行動時以腳指行走，腳跟並不著地，一步三搖，斯斯文文，竟有「寧可濕衣，不可亂步」光景。唐敖因這方人過於拘板，無甚可觀，不曾上去。

這日到了一個大邦，遠遠望見一座城池，就如峻嶺一般，好不巍峨。原來卻是長人國。林之洋自去賣貨。唐敖同多九公上去，見了幾個長人，嚇的飛忙走回：「九公！嚇殺小弟了！當日我見古人書中，言長人身長一二丈，以為必無這事，那知今日見的，竟有七八丈高，半空中晃晃蕩蕩，他的腳面比我們肚腹還高，令人望著好不害怕！幸虧早早逃走，他若看見，將我們用手提起，放在面前望望，我們身子已在數丈之外了！」

多九公道：「今日所見長人並不算長。若以極長的比較，他也只好算個腳面。老夫向在外洋同幾位老翁閑談，各說生平所見長人。內中有位老翁道：『當日我在海外，曾見一個長人，身長千餘里，腰寬百餘里；好飲天酒，每日一飲五百斗。當時看了，甚覺詫異。後來因見古書，才知名叫『無路』。』又一老翁道：『老朽向在丁零之北，見一長人，臥在地下，其高如山，頓腳成谷，橫身塞川，其長萬餘里。』又一老翁道：『我曾見一極長之人，若將無路比較，那無路只好算他腳面。莫講別的，單講他身上這件長衫，當日做時，不但天下的布都被他買絕，連天下的裁縫也都僱完，做了數年才能做成。那時布的行情也長了，裁縫工價也貴了，人人發財。所以布店同裁縫鋪至今還在那裡禱告，但願長人再做一件長衫，他們又好齊行了。彼時有一個裁縫，在那長衫底襟上偷了一塊布，後來就將這布開了一個大布店，回此棄了本行，另做布行交易。你道這個長人身長若干？原來這人連頭帶腳，不長不短，恰恰九萬三千五百里！』眾老翁都問道：『為何算的這樣詳細？』老翁道：『古人言由天至地有如此之高，此人恰恰頭頂天、腳踹地，所以才知就是這個里數。他不獨身子長的恁高，並且那張大嘴還愛說大話，倒是身口相應。』眾老翁道：『聞得天上罡風最硬，每每飛鳥過高，都被吹的化為天絲。這位長人頭既頂天，他的臉上豈不吹壞麼？』老翁道：『這人極其臉厚，所以不怕風吹。』眾老翁道：『怎曉他的臉厚？』老翁道：『他臉如果不厚，為何滿嘴只管說大話，總不怕人恥笑呢？』旁邊有位老翁道：『老兄以為這人頭頂天、腳踹地就算極長了，那知老漢見過一個長人，較之剛才所說還長五百里。』眾老翁道：『這人比天還大，不知怎能抬起頭來？』老翁道：『他只顧大了，那知上面有天，因此只好低頭混了一世。』又一老翁道：『你們所說這些長人，何足為奇！當年我見一人，睡在地下就有九萬三千五百里之高，脊背在地，肚腹頂天，這才大哩！』眾老翁道：『此人肚腹業已頂天，畢竟怎樣立起？倒要請教。』老翁道：『他睡在那裡，兩眼望著天，真是日空一切，旁若無人。如此之大，莫講不能立起，並且翻身還不能哩！』說著閑話，回到船上。林之洋賣了兩樣貨物，並替唐敖賣了許多花盆，甚覺得利。郎舅兩個，不免又是一番痛飲。林之洋笑道：「俺看天下事只要湊巧。素日俺同妹夫飲酒存的空罈，還有向年舊罈，俺因棄了可惜，隨地擱在艙中，那知今日倒將這個出脫。前在小人國，也是無意賣了許多蠶繭。這兩樣都是並不值錢的，不想他們視如至寶，倒會獲利；俺帶的正經貨物，倒不得價。人說買賣生意，全要機會，若不湊巧，隨你會賣也不中用。」唐敖道：「他們買這蠶繭、酒罈，有何用處？」林之洋未曾回答，先發笑道：「若要說起，真是笑話！……」正要講這緣故，因國人又來買貨，足足忙了一日，到晚方才開船。

這日到了白民國交界。迎面有一危峰，一派清光，甚覺可愛。唐敖道：「如此峻嶺，豈無名花？」於是請問多九公是何名山？多九公道：「此嶺總名麟鳳山，自東至西，約長千餘里，乃西海第一大嶺。內中果木極盛，鳥獸極繁。但嶺東要求一禽也不可得，嶺西要求一獸也不可得。」唐敖道：「這卻為何？」多九公道：「此山茂林深處，向有一麟一鳳。麟在東山，鳳在西山。所以東面五百里有獸無禽，西面五百里有禽無獸，倒像各守疆界光景。因而東山名叫麒麟山，上面桂花甚多，又名丹桂巖；西山名叫鳳凰山，上面梧桐甚多，又名碧梧嶺。此事不知始於何時，相安已久。誰知東山旁有條小嶺名叫狻猊嶺，西山旁有條小嶺名叫鸛鵲嶺。狻猊嶺上有一惡獸，其名就叫『狻猊』，常帶許多怪獸來至東山騷擾；鸛鵲嶺上有個惡鳥，其名就叫『鸛鵲』，常帶許多怪鳥來至西山騷擾。」唐敖道：「東山有麟，麟為獸長，西山有鳳，鳳為禽長，難道狻猊也不畏麟，鸛鵲也不怕鳳麼？」多九公道：「當日老夫也甚疑惑。後來因見古書，才知鸛鵲乃西方神鳥，狻猊亦可算得毛群之長，無怪要來抗橫了。大約略為騷擾。麟鳳也不同他計較；若干犯過甚，也就不免爭鬥。數年前老夫從此路過，曾見鳳凰與鸛鵲爭鬥，都是各發手下之鳥，或一個兩個，彼此剝啄撕打，倒也爽目。後來又遇麒麟同狻猊爭鬥，也是各發手下之獸，那撕打迸跳形狀，真可山搖地動，看之令人心驚。畢竟邪不勝正，鬧來鬧去，往往狻猊、鸛鵲大敗而歸。」

正在談論，半空中倒像人喊馬嘶，鬧鬧吵吵。連忙出艙仰觀，只見無數大鳥，密密層層，飛向山中去了。唐敖道：「看這光景，莫非鸛鵲又來騷擾了？我們何不前去望望？」多九公道：「如此甚好。」於是通知林之祥，把船攏在山腳下，三人帶了器械，棄舟登岸，上了山坡。唐敖道：「今日之游，別的景致還在其次，第一鳳凰不可不看：他既做了一山之主，自然另是一種氣概。」多九公道：「唐兄要看鳳凰，我們越過前面峰頭，只揀梧桐多處游去，倘緣分湊巧，不過略走幾步，就可遇見。」大家穿過峻嶺，尋找桐林，不知不覺，走了數里。林之洋道：「俺們今日見的都是小鳥，並無一隻大鳥，不知何故？難道果真都去伺候鳳凰麼？」唐敖道：「今日所見各鳥，毛色或紫或碧，五彩燦爛，兼之各種嬌啼，不啻笙簧，已足悅耳娛目，如此美景，也算難得了。」

忽聽一陣鳥鳴之聲，宛轉嘹亮，甚覺爽耳，三人一聞此音，陡然神清氣爽。唐敖道：「《詩》言：『鶴鳴於九臯，聲聞於天』。今聽此聲，真可上徹霄漢。」大家順著聲音望去，只當必是鶴鷺之類。看了半晌，並無蹤影，只覺其音漸漸相近，較之鶴鳴尤其洪亮。多九公道：「這又奇了！安有如此大聲，不見形象之理？」唐敖道：「九公，你看：那邊有顆大樹，樹旁圍著許多飛蠅，上下盤旋，這個聲音好象樹中發出的。」說話間，離樹不遠，其聲更覺震耳。三人朝著樹上望了一望，何嘗有個禽鳥。林之洋忽然把頭抱住，亂跳起來，口內只說：「震死俺了！」二人都吃一嚇，問其所以。林之洋道：「俺正看大樹，只覺有個蒼蠅，飛在耳邊。俺用手將他按住，誰知他在耳邊大喊一聲，就如雷鳴一般，把俺震的頭暈眼花。俺趁勢把他捉在手內。」話未說完，那蠅大喊大叫，鳴的更覺震耳。林之洋把手亂搖道：「俺將你搖的發昏，看你可叫！」那蠅被搖，旋即住聲。唐、多二人隨向那群飛蠅側耳細聽，那個大聲果然竟是「不啻若自其口出」。多九公笑道：「若非此鳥飛入林兄耳內，我們何能想到如此大聲，卻出這群小鳥之口。老夫目力不佳，不能辨其顏色。林兄把那小鳥取出，看看可是紅嘴綠毛？如果狀如鸚鵡，老夫就知其名了。」林之洋道：「這個小鳥，從未見過，俺要帶回船去給眾人見識見識。設或取出飛了，豈不可惜？」於是捲了一個紙桶，把紙桶對著手縫，輕輕將小鳥放了進去。唐敖起初見這小鳥，以為無非蒼蠅、蜜蜂之類，今聽多九公之話，輕輕過去一看，果然都是紅嘴綠毛，狀如鸚鵡。忙走回：「他的形狀，小弟才去細看，果真不錯，請教何名？」多九公道：「此鳥名叫『細鳥』。元封五年，勒畢國曾用玉籠以數百進貢，形如大蠅，狀似鸚鵡，聲聞數里。國人常以此鳥候日，又名『候日蟲』。那知如此小鳥，其聲竟如洪鐘，倒也罕見！」

林之洋道：「妹夫要看鳳凰，走來走去，遍山並無一鳥。如今細鳥飛散，靜悄悄連聲也不聞。這裡只有樹木，沒甚好玩，俺們

另向別處去罷。」多九公道：「此刻忽然鴉雀無聞，卻也奇怪。」只見有個牧童，身穿白衣，手拿器械，從路旁走來。唐敖上前拱手道：「請問小哥：此處是何地名？」牧童道：「此地叫做碧梧嶺，嶺旁就是丹桂巖，乃白民國所屬。過了此嶺，野獸最多，往往出來傷人，三位客人須要仔細！」說罷去了。

多九公道：「此處既名碧梧嶺，大約梧桐必多，或者鳳凰在這嶺上也未可知。我們且把對面山峰越過，看是如何。」不多時，越過高峰，只見西邊山頭無數梧桐，桐林內立著一隻鳳凰，毛分五彩，赤若丹霞；身高六尺，尾長丈餘；蛇頸雞喙，一身花文。兩旁密密層層，列著無數奇禽：或身高一丈，或身高八尺；青黃赤白黑，各種顏色，不能枚舉。對面東邊山頭桂樹林中也有一个大鳥：渾身碧綠，長頸鼠足，身高六尺，其形如雁。兩旁圍著許多怪鳥：也有三首六足的，也有四翼雙尾的，奇形怪狀，不一而足。多九公道：「東邊這只綠鳥就是鸛鶴。大約今日又來騷擾，所以鳳凰帶著眾鳥把去路攔住，看來又要爭鬥了。」

忽聽鸛鶴連鳴兩聲，身旁飛出一鳥，其狀如鳳，尾長丈餘，毛分五彩；攏至丹桂巖，抖擻翎毛，舒翅展尾，上下飛舞，如同一片錦繡；恰好旁邊有塊雲母石，就如一面大鏡，照的那個影兒，五彩相映，分外鮮明。林之洋道：「這鳥倒像鳳凰，就只身材短小，莫非母鳳凰麼？」多九公道：「此鳥名『山雞』，最愛其毛，每每照水顧影，眼花墜水而死。古人因他有鳳之色，無鳳之德，呼作『啞鳳』。大約鸛鶴以為此鳥具如許彩色，可以壓倒鳳凰手下眾鳥，因此命他出來當場賣弄。」忽見西林飛出一隻孔雀，走至碧梧嶺，展開七尺長尾，舒張兩翅，朝著丹桂巖盼睐起舞，不獨金翠綵目，兼且那個長尾排著許多圓文，陡然或紅或黃，變出無窮顏色，宛如錦屏一般。山雞起初也還勉強飛舞，後來因見孔雀這條長尾變出五顏六色，華彩奪目。金碧輝煌，未免自慚形穢；鳴了兩聲，朝著雲母石一頭撞去，竟自身亡。唐敖道：「這只山雞因毛色比不上孔雀，所以羞忿輕生。以禽鳥之微，尚有如此血性，何以世人明知己不如人，反顧顏無愧？殊不可解。」林之洋道：「世人都象山雞這般烈性，那裡死得許多！據掩看來：只好把臉一老，也就混過去了。」孔雀得勝退回本林。東林又飛出一鳥，一身蒼毛，尖嘴黃足，跳至山坡，口中唧唧咋咋，鳴出各種聲音。此鳥鳴未數聲，西林也飛出一隻五彩鳥，尖嘴短尾，走到山岡，展翅搖翎，口中鳴的嬌嬌滴滴，悠揚宛轉，甚覺可耳。

唐敖道：「小弟聞得『鳴鳥』毛分五彩，有百樂歌舞之風，大約就是此類了。那蒼鳥不知何名？」多九公道：「此即『反舌』，一名『百舌』。《月令》『仲夏反舌無聲』，就是此鳥。」林之洋道：「如今正是仲夏，這個反舌與眾不同，他不按月令，只管亂叫了。」忽聽東林無數鳥鳴，從中攏出一隻怪鳥，其形如鵝。身高二丈，翼廣丈餘，九條長尾，□頸環簇，只得九頭。攏至山岡，鼓翼作勢，霎時九頭齊鳴。多九公道：「原來『九頭鳥』出來了。」

未知後事如何，且看下回分解。